

在现场 不曾看到这样简单漂亮的育儿史 ◆ 叶露

相忘于江湖

◆ 高勇

小江曾是我书责任编辑,一个来自沈阳,在上海念大学,又做了上海媳妇的女大学生。结婚、怀孕、生子,感觉上,她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了许多。只是间或听到朋友说到她的信息。在教堂举行婚礼,父母赶到上海,连一顿像样的大餐都没有吃到,亲朋好友的礼金当然一概免了。结婚住的旧房子,地段靠近火车站,但小姑娘乐乐呵呵的。“好一个不入俗套的有主见的姑娘!谁娶她是一种福气。”——见多了那些爱折腾自己又折腾别人的女孩,小江叫人眼睛一亮:其实,幸福无关他人的评价,就只是自己的感觉。

“我的儿子已经三岁了!”当小江站在我的面前,向我叙说她的育儿经历时,我大大吃惊。

她是辞掉出版社的工作,专职

做母亲的。她喜欢孩子,孩子从出生到入幼儿园前的三年,由自己的母亲带是最好的。小江说。那么,你再请一个做杂事的钟点工?晚上孩子有奶奶或者外婆带着入睡?我问。这些好像是在上海滩上理所当然的。“晚上也是我自己带的。也没有钟点工。孩子爸爸的工作有弹性,我乘他在家时,外出买菜购物啥的。”小江说。“那么说,你家的老人根本不用来帮你?”“当然!”

小江的儿子白白胖胖,见到的朋友都夸那笑起来异常可爱的小家伙。“他跟我特别亲!”用小江的话描绘,孩子给了她无穷的乐趣,这些与孩子在一起的时光她特别珍惜。工作可以以后再找,但是孩子在0岁到三岁时是最需要妈妈的。而她在带孩子过程中,也得到成长呢!

一个快乐而幸福的小妈妈!在我的经历中,还不曾看到这样简单漂亮的育儿史。没有牢骚只有甜蜜,没有依赖只靠自己。孩子如今进了幼儿园小小班,妈妈小江也重新在出版界找到了工作。

婴儿诞生,天大喜事,但哪一家不是搞得人仰马翻?保姆一茬茬地换,小夫妻完全失了主意。娘家婆家轮流带,搞不好,两家还要因为带小孩闹出矛盾。不想带的会滋生矛盾。积极性太强的,因为竞争也会产生矛盾。科学喂养与传统喂养一冲突,两亲家又会干仗,甚至闹出孩子父母离婚的荒唐事,也不是没有。

孩子打一出生,好像就属于两大家族了,亲生母亲乐得清闲,潇洒上班。“怎么能不上班呢!”晚上也不带孩子,“因为白天要上班。”——其

实,孩子的身心最需要的,是他的妈妈。而他的妈妈,来自孩子的那份天然的依赖,在他长大之后都不会再有。国外更多全职妈妈,也因为懂得这一理念。从另一方面说,一代最好负责一代。外公外婆、奶奶爷爷把他们全部的精力都用在带下一代身上,必会减少其他可能的娱乐活动。

小江做的是儿童书的编辑,她懂得妈妈在育儿阶段的重要性;她年轻,三年以后再找工作,也一点不耽搁。小江有小江的优势,但是她的独立与智慧,对于年轻的女孩,做妈妈的,与未做妈妈的,绝对有启发意义。

“宝宝由谁带?”——这个议题,欢迎广大读者踊跃来稿,见仁见智。——编辑

同性眼光

你怎么不懂知福惜福呢? ◆ 许晓铭

W是我小学的同学,我们已经失去联系很久了,校庆重逢,我们坐在茶室一隅闲聊。她告诉我,自己的先生是区重点中学的数学老师,独生女儿已经大四了,她自己下岗在家吃闲饭。我开玩笑:你是全职太太?真幸福啊!

W眼睛一翻:幸福?幸福个屁呀!我对她的粗话很是反感,刚想做提醒,她滔滔不绝地叙述,让我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了!

W的抨击对象计有:拎不清的爹妈、小气刻薄的公婆、叛逆的女儿、性格古怪的老公。

老公遭遇的口水最多。老公的“罪行”如下:懒、不通人情、不讲道理、吝啬、脾气坏……W举例若干,旨在证明老公的恶和坏,自己的无辜和委屈。W的口水写意了一个很不着调很不像样的男人。“……和这样差劲的男人生活,你不知道我心里有多少烦,好几次我都想到离婚了……”

听着她的控诉,望着她写满愤懑和痛苦的脸,我安慰劝解一番后,将话题往开心的事儿上靠去……

这以后,W经常给我打电话,让我不爽的是,每次电话的内容,不外乎诉苦加埋怨,念着少时友谊,我只能加大耐心忍着,做她负能量的接收站。

那个周日,W邀请我去她家做客,这一去让我对W之前的控诉产生了怀疑。

他的老公待人谦和,言谈举止

透着知识分子的气息,不像“不通情理、不讲道理、脾气坏”的蛮横人啊。W要他做这做那,老公也都顺着指挥棒转,再看他做事得心应手的样子,便知非一日之功,“懒人”的帽子是戴不上的。

饭后我们三人闲聊,说到一件什么事,当着我这个外人的面,W很强势地打断老公,道:“你怎么介烦恼?瞎讲八讲点啥?”老公被呛得很没面子,愣了两秒后回击:“你不读书不看报,就是小市民的素质!讲出来的都是不上台面的话……”W脖子一梗:“你才是小市民,你讲话才不上台面……”

两人唇枪舌剑PK对垒,我尴尬地和着稀泥。W委屈万分地对我说:“看到了吧?他就是这样一个不讲道理的人!”

我心里说,不讲道理的好像是你哦!

嘴上道:“我倒没有感觉他不讲道理嘛……”

随着见面和交谈次数的增加,我感觉,W之所以有这么多的怨言和愤怒,盖因为其身在福中不知福,少了学习、感恩和包容的心。

老公勤勤恳恳工作,本本分分养家,不抽烟不喝酒,更无赌博恶习,W感觉:“这是应该的!”

当W又一次在我面前牢骚满腹地指责老公时,我终于忍不住打断她:“你不觉得自己有问题吗?在我看来,你老公很不错了,你怎么不懂知福惜福呢?”

不恰当言行提示

乘地铁时大声喧哗 ◆ 傅军

笔者外出经常乘坐地铁,发现车厢内有些结伴乘车者,互相之间有时总旁若无人地大声喧哗,甚至吵闹声不绝于耳,再加上车轮与铁轨的摩擦声较响,从而导致其他

乘客根本无法听清站名预报声。我曾几次看到有些外地乘客因听不清报站名而乘过头。还望相关乘客坐地铁时也要讲文明,主动遵守公共场所秩序,以免妨碍他人。

男人看女人的角度

当“辣妈”拿着社区开会的通知第一次笑嘻嘻地走进我家时,我被她那种“自来熟”的热情一时震住了。

“唔。”我含糊其辞地敷衍道。“那太好了。听说大阿哥字写得真好,明天帮我出黑板报报好吗?”没想到她一来就给我派起了任务。

我起初一再推辞,经不住她的一番软磨硬缠,终于乖乖地成了她手下的一名工作人员。此后,“辣妈”乘胜追击,又喜滋滋地动员我去参加由她组织的老年健身队活动。

“这可不行,我一向喜欢睡懒



寻韵

杨素平 摄

细说生活 你能向谁借到钱 ◆ 毛海红

老公接了一单生意,因为竞争激烈导致对方只付百分之二十预付款,这就需要我们先垫资20万。20万对于我们这个工薪家庭来说,无疑于天文数字。我与老公倾己所有不足五万元,放弃吧,老公觉得太可惜,我知道这单生意对老公很重要,面对几家实力雄厚的竞标对手,老公单枪匹马凭着过硬的技术和厚厚

的为人,赢得了对方的信任中了标。虽然老公不让我操心,可看他天天愁眉不展的样子,我也着急。老公家是农村的,根本帮不上。我父母拉扯我们兄妹几个,生活也很拮据。哥哥和妹妹都是刚贷款买了房,姐姐一人在京城租房一面打工一面陪读,生活更是艰难。所以我也不便张口。住的是单位的商品房,没有产权也不能去银行贷款。

贷款不成,亲人又帮不上忙,万般无奈只好采取下策——向朋友借钱。我和老公把所有同学朋友全筛了个遍,似乎鲜有合适的,关系好的没钱,有钱的关系一般。后来,老公找到他的发小,光屁股一起长大的暴发户,饭也请了,酒也喝了,胸脯拍得“啪啪”响,可是一个子儿也没蹦出来,充其量只是个酒肉朋友。这可怎么办?看看QQ上二百

多个网友,突然异想天开,不妨向网友借下?遂锁定几个平时聊得好的网友,听说天秤座的人好借钱,那就找个天秤座的试下,我说明来由后,对方的头像马上变灰,当我再次登录时,好友里已经找不到此人。

如此这般地碰了几个软钉子后,我对人不再抱任何希望。夜深了,钱的事纠结得我难以入眠,我在QQ签名上发感慨:借钱难,难于上青天!

第二天早上,一登录QQ号,两个头像急切地蹦了出来,是姐姐和表妹,她们急切地发问:出什么事情了?你急着要钱干嘛?快告诉我!我只好如实地说了,其实我知道表妹手里也没有钱,她虽然开个大公司,可前阵子公司里出了点事,赔了几十万,她的房子也抵押出去了。姐姐拿出她的全部家当,几万元给我用,我知道这些钱是姐姐的救命钱,姐姐患强直性脊椎炎,每年都要治疗几次,用她的钱我实在不忍,她生活比我还要苦。

其实想想也是,别人又不欠我的,借与不借是人家的权力,能借到是我幸运,借不到也无可抱怨。当今能借钱给你的朋友能有几个?你能管谁借到钱?答案只有一个——亲人,血液于水啊!

情话絮语百字文

曾经坐在你的边沿
一块儿晃动着甜言
两颗速跳的心
在起伏中腾欢
向上,追忆着青色的童年
向下,憧憬着成熟的绚烂
摇摇摆摆,情绪穿梭在空间
摇摇摆摆,思维飞翔于蓝天
呵,此刻,
秋千又在摇曳
已无双影在缠绵
秋千又在摇曳
已难觅那逝去的浪漫
任微风吹走岁月
任阳光晒干思念
呵,你不在我身边
却如在我眼前
就好像这摇曳的秋千……

摇曳的秋千

◆ 费平

中国知名直管海参品牌
宫品海参
400-680-6661

退休后不久,认识了社区里的“辣妈”。“辣妈”虽然年过五旬,已从单位退休多年,但她积极参加社区活动,热情为群众排忧解难,所以深受大家的喜爱和尊敬。

其实,“辣妈”并非川籍人士,和英伦的“辣妹”也无血缘关系。只因她性格豪爽泼辣,又喜欢唱“辣妹子辣妹子辣辣辣!”,所以经好事者冠以“辣妈”之名后,她的知名度就直线上升,成了家喻户晓的公众人物。

认识“辣妈”后,我确实体味到了她辛辣的一面,有时甚至感到几分不悦。但细细想来,又觉得这种辣味中还透着不少的甘甜。

“大阿哥,依退休啦?!”

“辣妈”的故事 ◆ 徐明中

觉,早上起不来的。”我像拨浪鼓似地直摇头。

“什么行不行的,退休了更要好好锻炼身体,不要偷懒!”“辣妈”的高门亮嗓里充满着不容分辩的“辣味”。

“好吧。”我虽然很不情愿,最后还是无奈地答应了。

“大阿嫂,不要老是呆在家里,到合唱团去唱唱歌,会开心的!”

没过几天,“辣妈”又打起了妻子的主意,竟然雄赳赳地上门来起劲地鼓动着。

“啊呀,我要忙家务,实在走不

开呀。”妻子急忙婉拒道。

“家务嘛,叫大阿哥分担一点不就好了吗?”

“辣妈”颇有趣味地说着,并故意朝我看了一眼。

我赌气地转过脸去。

“好了,好了,明天就去唱歌,不要忘记啊。”“辣妈”甩下一句话后,快活地哼着“辣辣辣!”的小曲走了。

唉,碰上这个难缠泼辣的“辣妈”,真是没办法。

日子一天天地过去,我开始逐渐适应了新的退休生活。通过每天的晨

练,治愈了折磨多年的肩周炎。参加了社区的各种活动,心情也开朗起来。妻子的变化更大,不但学会了许多新歌,有时还打开尘封已久的钢琴弹唱着,冷寂的家中增添了不少生气。

就在我们和“辣妈”的关系越来越近乎的时候,她却要出国去澳大利亚为女儿带小宝宝了。临行前,我和妻子与众人一起依依不舍地把“辣妈”送到社区的大门口。

“常来信噢!”妻子眼圈红红的不住地叮咛着。

我朝“辣妈”激动地挥手道别,虽然没有例行的告别话,心里却在默默地念叨:“谢谢你,辣妈!早点回来吧,辣妈!”